

非桃色案

● 法 权 爱 梦 美
 的 的 的 的 的
 尊 诱 代 幻 魅
 严 惑 价 灭 力



非桃

● 法 权 爱 梦 美
 的 的 的 的 的
 尊 诱 代 幻 魅
 严 惑 价 灭 力



非 桃 色 案

高绪仑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济南

非 桃 色 案

高 绪 仑 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610051—485）

印刷者：山东省泰安市印刷二厂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8.5 182千字 插图 5

1989年 8 月第 1 版 1989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0

ISBN 7—5329—0276—5

I·247 定价3.45元

目 录

非桃色案.....	(1)
悬崖下的女尸.....	(87)
一幅少女画像.....	(131)
替受辱的“维纳斯”辩护.....	(176)
荒唐女人.....	(216)

非 桃 色 案

在美丽的海滨城市绿岛，几乎是同一天，同一个地点，先后死去了五个年轻的姑娘。她们长得都十分漂亮，也都有着与蝴蝶有关的雅号，死得又很离奇，尤其是伴着她们的死讯，形形色色的流言风靡于整个岛城。有说她们是什么国际型超级妓女的，有说她们是一个性解放集团的五个女头儿的，也有说她们是流氓争风吃醋的牺牲品的。总之，她们的死是令人震惊的。

那是一九八六年初冬的一天，我刚为一个犯有盗窃罪的被告出庭辩护结束，回到法律顾问处，就听到人们在议论“美蝴蝶之死”。

“是啊，她们长得漂亮极了，都是岛上数一数二的。这样死去，可真有点儿可惜啊！”

“可惜什么？反正都是破货！”

“是啊，听说那个叫‘白蝴蝶’的正跟一个港商奸宿鬼混时，听到公安人员叫门，便吞服了预先准备好的毒药。”

“听说‘绿蝴蝶’是跟一个高干的公子搂在一起服毒自杀的，都赤身裸体的。”

“那最漂亮的‘黑蝴蝶’可真是跳楼自杀的。”

听到“黑蝴蝶”死了，我着实吃了一惊。这是真的吗？她和她的伙伴们真是那样一种人？真的那样死去了吗？“美蝴蝶”是一个迷人的时装表演队，它使多少观众如醉如痴啊！特别是那个主角儿“黑蝴蝶”，真是个绝色的女子。那双如春水般的眼睛，那张如桃花般的脸蛋儿，那高雅的气质，那优美的身姿，曾使多少人为之倾倒啊！她怎么会是那种人？

实在说，我是“黑蝴蝶”的迷恋者与崇拜者之一，我真不相信那些可怕的传说会是事实。我盼望新闻界会证实社会的种种传言皆系无中生有的捏造。然而，那几个姑娘毕竟是死了啊！这是真的。她们为什么会在同一天里，同一个地点死去？这不很蹊跷吗？奇怪的是这事件已过去了几天，新闻界竟未做只字的报道。不久，也有了新闻界所以不表态的原因的传语了：这是一个牵一动百的桃色案，涉及到几个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儿子，还有某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影响面很大，所以不便报道，甚至连公安部门都不便于调查。

这传说真假与否，人们一时难以验证。但过了很久，也不曾有关于这件事儿的结论的官方消息。再过些时，连民间也不再传说什么了。

而我，既出于对“黑蝴蝶”这个女子的怀恋，也多少有些好奇，更主要的是我有曾同那些与“黑蝴蝶”有过干系的众多人物打交道的便利条件，于是，我花了整整二百三十七天的时间，访问了五百七十一人次，翻阅了一百多万字的有关书信日记，甚至还有某几个人的档案材料，总算把这个轰动过整个岛城的“美蝴蝶之死”的真相弄得一清二楚了。

我的结论是：那决不是一个桃色案，而且那几个死去的姑娘也决非人们传说的那般低级下流。尽管她们当中有的是够风流的，而且也确实有一个值得诅咒的人物，但是她们大都是女流之中的非等闲之辈，尤其是“黑蝴蝶”，简直可以被看作当代罕见的奇情侠女。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不再展示那大量的原始资料了，也不再陈述自己对那些材料的分析推理过程了。我只将自己根据那些材料合情合理地演绎成的故事讲述出来。这故事的问世，我相信对她们的在天之灵是莫大的安慰，因为真实的情景就应当是这样的……

一

一九八六年的一个仲夏之夜。

绿岛市海天剧院的门口，显得分外热闹。许多人都在仰望着剧院大门上方的那块醒目的广告牌。上面画着一个身着艳丽时装的美丽少女的半身像。那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林美玲的画像。广告牌底部有一行红色美术字：

“美蝴蝶”时装表演欲倾岛城

有人在议论着这行字，显出不以为然的神气，有人却在为其吹嘘宣传，而大多数人则带着怀疑的神色在看那副广告。票贩子指着演出剧照大声叫卖：“欲倾岛城噢！是真是假，一睹为快！谁要票，肆元伍角整一张！”

票贩子们把票价提高了三倍。

这是郊区著名企业家林明达率领的一支时装表演队进城的第二场演出。显然，首场演出已经在岛城引起轰动，否

则，票贩子不会把价提那么高，还奉劝人们莫失良机。

开演铃声响了。有人想看却舍不得花那么多钱的，眼巴巴地瞅着票贩子。票贩子依旧与人们相持。忽然，一个五十多岁穿西装的男人匆匆走来，听到叫卖，站住问：“你有多少票？”

票贩子懵了。他以为是管闲事的什么干部，不敢作声。

“不用怕，我买你的！”那男人说。

“五十张！”票贩子高兴了。

“我全买了！”那男人说得很干脆，接着从西装的内衣口袋中掏出一大叠钱，照数点给了票贩子。他接过票，回头对周围的人说：“来，我请客，每人一张！”

有人怔住了，有乖巧的已扑了上去。一会儿，人们一拥而上，乱了一阵子，票分光了，那男人大步走进了剧场。

票贩子惊呆了。

那男人进场走到第七排正中的一个座位坐下，他与旁边一位穿西装干部模样的男人握了握手，那是这座城市的副市长吴作人。分票的男人就是林明达。

演出开始了。在“渔舟唱晚”的乐曲声中，帷幕徐徐拉开，幽暗的灯光下，翩翩走出一个着绿色宽袖、袒胸丝织长裙、腰间系带的漂亮女子，其神态雍容大方，宛若古代宫廷里的贵妃。那飘曳的裙裾如蝴蝶在飞舞。她在转身时，人们看到了她那高耸的发髻全靠一个闪光的绿色玳瑁的蝴蝶发卡束住。观众中有人叫了一声：“‘绿蝴蝶’！”

那女子蓦然回首，凝睇微笑，姿态十分俏丽动人。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掌声刚落，人们又被侧身而出的“黄蝴蝶”迷住了。这

女子如前一个一般的身材，一般的裙衣，一般的发式与发卡，只不过一切都是淡黄的。她飘然而出的身影，使人联想到嫦娥，灯光此时有意暗了，更给人一种月宫里的感觉。当“绿蝴蝶”消失的时候，“黄蝴蝶”突然转身，以一种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观众，那张俊美的脸蛋儿如画中的美人儿。观众的魂儿似乎都被她勾住了，场内鸦雀无声。直到她又侧身要飘回去的时候，才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接着出场的是“白蝴蝶”。

“不同凡响啊！不同凡响！真想不到你林明达会搞出这么一支时装演出队！欲倾岛城，不过分啊！我都为之倾倒了！”吴副市长伏在林明达耳边说。

“首长过奖了！过奖了！”林明达喜形于色。

“白蝴蝶”也楚楚动人，使人联想起《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她给人的又恰恰是一种悲凉的美感。

“红蝴蝶”出场时，乐曲变为江南的“紫竹调”。这姑娘的气质似乎热烈一些，那妩媚的眼神里喷射着一种热情的火焰，使人为之心跳。

“你请的什么艺术大师指导的？”吴副市长悄声问。

“没什么艺术大师，是我女儿一手搞的。”

“你女儿在里边吗？”

“嗯！”

“哪一个？”

“您猜猜看吧。”林明达笑了。

“红蝴蝶”飘然消失时，天幕上打出暗蓝色如夜空般的景致。乐曲变为“春江花月夜”。舞台上并无模特儿出现。场内更加静寂。

突然，靠近天幕的左侧上方，垂下一团黑影。聚光灯“唰”地扫向那团黑影。人们惊喜地叫出来：“‘黑蝴蝶’！”

“黑蝴蝶”飘然从空中飞落下来。

这女模特儿穿着一件黑底点缀粉白乱针轻绣小花的连衣裙。那小花远看象星星在闪烁，近看则是一朵朵梅花。衣裙的领口开得较大，裸露着白皙的颈项和一点儿前胸，短袖口外翻，两只玉样的胳膊自然地摆动着。裙的前胸有只绕针重绣的黑蝴蝶与裙子底色相同，不细看，很难发现。黑蝴蝶下面有一缺口，缀三粒白色装饰扣，却很显眼。中腰上身为活褶，裙子为碎褶，左侧面开口装拉链，腰带系成蝴蝶结。

她的身材与前几个一样苗条修长，步履也一样轻盈。当她走到前台时，人们才得以看清她那俊美高雅的容貌。从气质上看，她象西方的美神“维纳斯”，可又分明是东方古典美人儿西施姑娘的再现。伴着乐曲的节奏，她轻盈得如蝴蝶从花蕊上飞起一般，富有舞姿地打了个旋儿，即飘然地走向后台。快近天幕时，又回眸深情地一顾，场内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吴副市长频频点头。林明达微笑着问：“看出哪是我的女儿了吗？”

“实话说，我真不敢想哪一个会是你女儿！”吴副市长摇了摇头，笑说。

林明达快活地笑了，笑得那么舒心。

音乐略停，突变作快节奏的迪斯科舞曲。

一排四个模特儿，上穿短衫，下着西服裙，高筒尼龙丝

袜，高跟鞋，各是上下一色的浅灰，奶白，粉红，深棕色。她们踏着节奏，潇洒地步出。场内的情绪活跃了。

“一个企业家赞助点儿艺术，这可是值得称道的事儿啊！”吴副市长不无感慨地说。

“市长过奖了。”林明达搓着手说。

“老林啊，听说您是我市的第一个百万富翁，是吗？”

“不瞒您说，这个数都不止了！”林明达伸出两个手指说，接着左右看了看，又对着吴副市长的耳朵小声说，“流动资金就不下十万。”

“真了不起，怪不得人家叫你‘虾王’哩！”

林明达会心地笑了。

演出结束时，吴副市长走上舞台与演员握手。吴副市长握住一个身着玫瑰色旗袍裙的女模特儿手时，林明达高兴地说：“这就是我的女儿！”

“噢，是‘黑蝴蝶’，对吧？”吴副市长说。

那姑娘微笑着点了点头。

“叫什么名字？”

“林美玲。”

“不错，美得玲珑剔透。”吴副市长故意用力握了握她的手。

林美玲脸红了。

“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岁。”

“你们这是个专业队吗？”

“不，业余的。”

“都有工作？”

“有的在我爸爸公司里工作，有的还上学。”

“上学？”

“上大学。”

“呃，上大学？哪所大学？”

“绿岛大学中文系，我们三个都是！”林美玲搂着自己身旁的两个女伴儿说。

“一个‘黄蝴蝶’，一个‘绿蝴蝶’，对吧？”吴副市长辨认着说。

姑娘们神秘地笑着，并不作答。

二

第二天上午，林明达在市人民会堂开完了政协的一个会议，出来，径直朝海边踱去。到了栈桥北侧的海堤上，他眺望着大海，兴奋地想着政协刘主席和吴副市长对他的夸奖，顺手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打开后，他惊呆了。不知什么时候，里边放了一张纸条，上面有两行钢笔字。林明达打开，读着：“二十日上午十点到浮山脚下，离春晖饭馆一百米的一棵老槐树下，用黑提包装五万元人民币，放下即走，莫回头。如不照办或胆敢报警，必大祸临头。”

林明达心里一震：“恐吓？”

他皱紧了眉头，思索了一回儿，冷笑了笑，把纸揉作团儿，扔向大海，回身即走。

走出一段路，他又停下。他向四下看了看，除石凳那儿有一对情侣，再无其他人。于是，他又沿着太平路往北走下

去。

一辆出租轿车从后面开来，在他身旁悄然停住。他**警觉地**跳到海边，回头一看，车里坐的正是自己的女儿。

“爸爸，您还有事儿吗？”女儿走下车。

“没事儿了！”林明达犹豫地说。

“那上车吧！”女儿挽起了父亲的胳膊。

林明达四下里看了看，觉得无异样的人，才随女儿进了轿车。

林美玲通过反光镜看了看司机正专注地驾驶，便**小声地**在父亲耳边说：“我正急着找您。我接到一个不明不白的电话……”

林明达**暗吃一惊**。

“是个男人打的。”

“他说什么？”

“说，‘黑蝴蝶’要想好好飞，就转告你父亲，听从上帝安排。”

“你没问他是谁？”

“他说，是‘上帝的使者’。”

林明达不作声，脸色阴沉了。女儿也不再多语，回到下榻黄海饭店第二十一层楼时，林明达叫女儿回了她们模特儿住的第八号房间，他回到自己住的第四号房间，躺在席梦思床上，他苦苦地思索。

——对这种事，林明达本是蛮不在乎的。三年前，他曾亲自对付过两次干这种坏事的家伙。一次是在自己家里，闯进一个家伙，手持匕首，叫着他“虾王”的雅号，要他交出一万元钱。他冷冷笑了笑说：“你知我这‘虾王’的大号是怎

么得来的吗？”

那家伙被问愣了。

“哈哈……”林明达放声笑了，“你这笨蛋！我这‘虾王’的大号就是用命换来的。我已经冒了一次死的风险了，还怕死吗？年轻人，来吧！你捅死我，自己还能逃出法网吗？”

那青年手哆嗦了，“扑通”一下跪倒说：“大爷，我错了！你饶了我吧！”

林明达说：“小兄弟，起来！告诉我，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儿？”

“我看您钱多，眼馋。”

“哈哈，眼馋，为啥不去挣啊？偏走这黑道儿？”

“我，我看电影学的。”

林明达笑出了眼泪，上前扶起那青年说：“小兄弟，钱这东西人人都喜欢不假，可钱也能诱人走上坏道儿，反倒害死了人。你年纪轻轻，路还长着哩，千万别走这黑道儿！要挣钱就得学真本领，正经本领。没本领，多出点力也行。你想走正道，跟我干吧！我给你高出国营单位的工资。”

好，谢林大爷，我跟你干！”

从此，那青年就成了林明达海产养殖公司的销售员，干得很出色。

第二次，就在黄海饭店里。有一天晚上，林明达开会回来，走进自己的房间，一按开关，灯不亮。他正要回身去找服务员。突然，门后伸出一只胳膊，勒住他的脖子，一把长刀逼在他胸口。

“鼎鼎大名的‘虾王’，借你一千块钱的路费。”是个

南方口音。

“路费？”林明达问。

“勿多说，快拿票子来。”

“票子在抽屉里。”

“钥匙呢？”

“在裤兜里。”

那家伙用拿刀子的手去掏林明达的裤子口袋。刚碰到钥匙，林明达一弯腰，用右背把那家伙甩了出去，接着林明达扑上去，一脚踏在那家伙的胸膛上。那小子嗷嗷直叫，求饶了他。林明达责问他。他说，是来北方干木匠活儿的，挣了三千来块钱，要回去结婚的，不料存折被偷了，及至发现，到银行查问，款已被提走。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听报上介绍了“虾王”的事迹，就产生了歹心。

“这话当真？”林明达厉声问。

“阿拉说一句黑心肝儿话，就天打五雷轰哪！”小木匠说着，滚出了眼泪。

“你丢了多少钱？”

“三千伍。”

“我包了！你回去正经干，别走歪道儿。”林明达开了一张支票给了那小木匠。小木匠倒不好意思了，直说能给他伍拾元路费就行了。林明达不肯，小木匠千恩万谢地收下，回了南方，结了婚，干个体，成了万元户，还时常来探望林明达。

这一回，林明达心里却不轻松了，因为他听女儿说接到一个黑电话。他疼爱自己的女儿，女儿比他的生命都宝贵。所以，他寻思了一回儿，决计报警。

他独自走出黄海饭店，在街上走了几个来回，确实周围没人了，才一步踏进了文登路派出所。

一位年轻的女警察接待了他。他拿出自己的名片，非要见所长。女警察闻名不敢怠慢，忙请出了所长。

所长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他听林明达讲了情况，做了记录，略思索了一会儿，问：“那纸条呢？”

“叫我扔海里了。”

“你为什么要扔海里呢？”青年不满地说。

“我当时在海边，原也并不想报案，可后来听女儿接到黑电话，才……”林明达略有歉意地说。

“纸条上写五万元吗？”所长打断他的话。

“嗯。”

“你能拿出这么多现金吗？”

“能。”

“显然这是知你底细的。你想一想，都哪些人知道你的现金所有数？”

“会计、秘书、女儿，还有……”吴副市长也知道，说不说呢？林明达犹豫着，忽然不自觉地问：“所长贵姓？”

“免贵姓吴。”

“啊！”林明达略吃了一惊，他暗想：会不会是吴副市长的亲属，这年头……

吴所长问：“还有呢？”

“没，没有了。”

“再没有什么线索了吗？”

林明达摇了摇头。

“你先回去吧！我们要向市局汇报，这是件大案，等局里有了指示以后，我们再找您。这期间，您放心，我们保证您和您女儿的安全。最好，您不要外出，随时等我们的电话。”

林明达忧虑重重地退出了派出所，他深深后悔自己来报案了。

当天晚上，林明达的房间里来了两个穿西服的青年人。他做好了死的准备。他这人骨头是铁硬的，宁折不弯，大半辈子就是凭这个性子闯过来的。吃过几次大苦头，最后也就靠这拼命劲儿干成了他的事业。不等来人说话，他就平静地说：“要钱有的是，不给！要命有一条，还得试试谁能拿去！来吧，龟孙子们，动手吧！”

来人先是一怔，而后两人同时笑出了声。

“林经理，不认识了？”其中一个青年说。

林明达仔细一看，正是白天见的那个吴所长。他也禁不住笑了。

吴所长介绍了那个青年，市公安局的刑警队长，恰恰也姓吴。这使林明达心里疙疙瘩瘩的。但见两位青年态度都很和蔼可亲，他又暗暗埋怨自己白天的多虑。

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两个青年告辞时，那刑警队长又拿出自己的证件给林明达看了看，林明达这才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记住，一定照我们说的办！”刑警队长出门前又叮咛了一遍。

林明达点了点头，目送他们走出电梯间。